

语文教材推荐阅读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爱德华岛的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李常传 译

安妮

Anne of
The Island

——安妮的世界系列

3

马克·吐温称其为『最能掌握永恒生命且令人极度愉悦、永驻人心的伟大作品。』

一个伴随您成长的亲密伴侣

一部带您走入纯真世界的感动名作

一部具有高度智慧与风趣幽默的惊喜作品



著名作家
曹文轩
鼎力推荐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安妮的世界”系列作品③

●最能掌握永恒生命且令人极度愉悦、永驻人心的伟大作品●

爱德华岛的安妮

Anne of the Island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李常传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德华岛的安妮 / (加)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L.M.) 著 ;
李常传译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10.1 (2010.4 重印)
(安妮的世界 ; 3)
ISBN 978-7-5391-5341-4

I . ①爱… II . ①蒙… ②李… III .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 ①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499 号

爱德华岛的安妮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李常传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
责任校对 崔 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6000 册
开 本 889mm × 126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7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341-4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序

曹文轩

何为上乘小说？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但无论如何，大概总要承认，它之所以称得上上乘，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塑造了一个乃至几个永不磨灭的形象。作为一部穿越了时空，在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熠熠生辉的作品，蒙哥马利的“安妮的世界”系列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叫安妮的女孩的形象。这个形象，始终占据世界文学长廊的一方天地，在那里安静却又生动无比地向我们微笑着，吸引我们驻足，无法舍她而去。从阅读“安妮的世界”系列的第一本《绿色屋顶之家的安妮》开始，就注定了在掩卷之后我们要不由自主地回首张望，向那个让人怜爱的孩子挥手，再挥手。我们终于离去，山一程，水一程，但不知何时，她却悄然移居我们心上，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不时地幻化在你的身边，就像她总也离不开风景常在的“绿色屋顶”一样。她的天真纯洁，会让你感动，会让你的灵魂不断得到净化；她柔弱外表之下的那份无声的坚韧，会让你在萎靡中振作，让你面对困难甚至灾难时，依然对天地敬畏，对人间感恩。这个脸上长着雀斑、面容清瘦、一头红发的女孩，是你的“绿色屋顶”，而你也是她的“绿色屋顶”。一个形象能有如此魅力，可见这部塑造了她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一部具有亲和力的作品。

有一些作品，即使是一些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作品，我们阅读它们时总是很难进入，它们仿佛被无缝的高墙所围，我们转来转去，还是无门可入，只好叹息一声，敬而远之。即使勉强进入，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距离感，读完最后一页，我们依然觉得那书在千里之外冰冷着面孔，像尊雕塑。阅读《绿色屋顶之家的安妮》却是另样的感受——说不清的原因，当年我在看到书名时，就有了阅读它的欲望。看来，一部书有无亲和力，单书名就已经散发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流畅的毫无阻隔的阅读。这部书是勾魂的。它以没有心机的一番真诚勾着你。它在叙述故事时，甚至没有总是想着这书究竟是给谁读的，作者只是把心中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是倾诉，也是亲和力产生的秘密：倾诉就是对对方的信任，这时，你与对方的距离感就消逝

了——所有的人都是喜爱听人倾诉的，因为那时他有一种被信任感。“安妮的世界”显然带有自传性，说的是一个叫安妮的女孩，而实际上是在说作者自己——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这是她自己的故事，现在她要把它们诚心诚意地讲出来。我们在听着，出神地听着。

“安妮的人生”应成为一个话题。

安妮的人生称得上是完美而理想的人生，她是我们所有愿意更好地活着的人的榜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了具有善良、真诚、聪明、勤劳、善解人意、富有勇气等品质，她还有一个让我们羡慕的品质：善于幻想。幻想使她的精神世界异彩纷呈，使她在绝望中看到了生路。通过幻想，她巧妙地弥补了人生的种种遗憾和许多苍白之处。她的幻想是诗性的。在与玛莉娜谈论祷告时，她说，上帝是种精神，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的本质是智慧、力量、公正、善良、真实。她很喜欢这些词。她对玛莉娜说，这么长一串，好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手风琴曲子，它们也许不能叫诗，但很像诗，对不？当玛莉娜为她做的上学的衣裙并不是她喜欢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时，她说：“我会想象自己是喜欢它们的。”正是这些幻想，使她的不幸人生获得了诗性的拯救。诗性人生无疑是最高等级的人生。许多危急关头，许多尴尬之时，她正是凭借幻想的一臂之力，而脸色渐渐开朗，像初升的太阳，眼睛如星辰般明亮起来。而这时，世界也变得明亮起来。

还有，就是它的无处不在的风景描写。

今天的小说，很难再看到这些风景了，被功利主义挟持的文学，已几乎不肯将一个文字用在风景的描写上了。“安妮的世界”离不开风景，离开风景，对于作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安妮离开风景，就会失去生趣，甚至生命枯寂。她的湿润，她的鲜活，她的双眸如水，皆因为风景。她孤独时，要对草木诉说；她伤心时，要对落花流水哭泣。万物有灵，一切都是她生命的组成部分。紫红色樱花的叶子，是她的“漂亮爱人”，她要成为穿过树冠的自由自在的风儿，她喜欢凝视夕阳西下时的天空……一开始，当她想到马修可能不来车站接她时，她想到晚上的栖息之处竟然是在一棵大树上：月光下，睡在白樱花中。她是自然的孩子，她是一棵树。自然既养育了她，也教养了她。

看看这样的书，像安妮那样活着。

2009年12月24日凌晨于北京橡树湾住宅



目 录

译 序.....	曹文轩
第一章 变化的预兆.....	001
第二章 秋天的欢乐.....	012
第三章 出发.....	020
第四章 四月的淑女.....	027
第五章 故乡的来信.....	039
第六章 公园的聚会.....	047
第七章 回乡.....	055
第八章 最初的求婚.....	063
第九章 老朋友的来信.....	069
第十章 “芭蒂之家”.....	077
第十一章 人生的转变.....	086
第十二章 “亚毕丽”胎死腹中.....	093
第十三章 走错路的人.....	103
第十四章 逝去的好友.....	115
第十五章 美梦的去处.....	124
第十六章 芭蒂之家的居住者.....	130
第十七章 德威的来信.....	142
第十八章 约瑟芬姑妈的遗言.....	146
第十九章 开幕前的迷你剧.....	153
第二十章 吉鲁伯特的求婚.....	158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昨日的玫瑰	165
第二十二章	安妮回到绿色屋顶之家	170
第二十三章	回声山庄的假期	176
第二十四章	牧师乔纳斯	181
第二十五章	安妮的白马王子	186
第二十六章	克里斯廷初亮相	192
第二十七章	菲儿的终身大事	196
第二十八章	安妮的失落感	202
第二十九章	黛安娜的婚礼	208
第三十章	在马车上听到的罗曼史	212
第三十一章	“路边之家”的故事	216
第三十二章	道格拉斯夫人的下午茶	219
第三十三章	二十年的寂寞岁月	223
第三十四章	了解事实的真相	227
第三十五章	雷蒙学院的最后一年	232
第三十六章	罗耶尔的母亲与妹妹们	238
第三十七章	名列前茅的毕业生	246
第三十八章	爱情的真相	251
第三十九章	种种婚礼	255
第四十章	《默示录》	260
第四十一章	真诚之爱	265

第一章 变化的预兆

“收割后，一切工作都完成了。夏天也算过去啦！”

安妮瞧着收割后的田园，做梦似的呢喃着。在绿色屋顶之家摘苹果的安妮与黛安娜，正在向阳处舒喘一口气。蓟草的绵毛絮乘着风翼，轻盈地飘到两个少女身处的角落，然而，刮过魔鬼的森林的羊齿草上面的温馨风儿，仍然飘散着夏天的余韵。

话虽如此，环绕着她俩的风景，分明已经悄悄地告诉她们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临了。对面遥远的海洋，正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声，光秃秃的原野显得干巴巴的，只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黄花点缀其间。

绿色屋顶之家下面——也就是狭谷的那一条小河旁，如今正开遍了淡紫色的还魂花，至于闪耀的湖泊的水色嘛……今天都一律保持着青青的单纯色彩。这种青色，并非瞬息万变的春季的青色，更不是夏季的浅蓝色，它是一种澄清而不变的沉静碧蓝色，仿佛历经沧桑的人，情绪已经甚为稳定，不再被空虚

的梦幻所搅乱。

“这是一个很别致的夏天，”黛安娜扭动她左手的新戒指，莞尔一笑，“这个夏天的最高潮，无非是拉宾达小姐的婚礼。现在，艾宾夫妇可能已经抵达太平洋海岸了吧？”

“自从拉宾达小姐那伙人走了以后，在我的感觉里，仿佛是绕了世界一圈，经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时间呢！”安妮叹了口气说，“我真不敢相信，那对人儿结婚才一个星期。因为一切都变得太快啦！拉宾达小姐跟亚兰夫妇都不在了！牧师馆的百叶窗都被拉下来啦！给人一种寂寞难当的感觉！昨晚，我一个人经过那儿，感觉里面的人都仿佛已经亡故了。”

“像亚兰先生那么好的牧师，恐怕很难再碰到了呢！”黛安娜忧郁地说，“在这个冬季里，很可能有个代理牧师来临。不过依我看哪，我们恐怕将有一半的星期天无法听到说教了！而且，你跟吉鲁伯特就要走啦！真是叫人感到沮丧。”

“奇怪……你不是有心肝宝贝弗雷德吗？”安妮闪烁着智慧的眼神。

“林顿夫人什么时候搬过来呀？”黛安娜装作没听到安妮的话似的。

“明天，我很高兴林顿伯母搬过来——这也是变化的一种呀！昨天，玛莉娜和我把客房的杂物彻底整理干净了。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那样做。或许，这是一种可笑的感情吧——那时我感觉自己似乎亵渎了神圣的东西。因为小时候，我一直认为客房是全世界最好的房间呢！我想你一定还记得吧？能在客房

睡觉是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可我并非指绿色屋顶之家的客房。我对绿色屋顶之家的客房，一向抱持着敬畏之心，所以一直不敢在那儿睡觉！有时，玛莉娜叫我进去取东西时，我仍然不敢在那儿走来走去——我是说真的！我仿佛是走进教会一般，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路，必须一直等到走到外面，才敢舒一口气呢！在客房的镜子两侧，有着乔治·怀特菲尔^①和威灵顿^②的肖像画，每当我踏入那间客房，他俩就会目不转睛地凝视我。偏偏那面镜子又是家里最清晰的镜子。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想仔细瞧瞧自己的脸，谁知他俩以吓人的表情瞪着我，叫我不寒而栗！我非常佩服玛莉娜，因为她能够从容地进入里面打扫咧！如今哪！他俩已经被迁移到二楼的大厅了。唉……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安妮说着笑了起来，不过她的笑容里面还有一丝哀愁。

往昔，她所敬畏的古老神殿，竟然遭受到废除的命运。如今，虽然安妮已经长大，不再对那个神殿感兴趣，但是眼看着它被废除，内心也不怎么愉快。

“待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感到寂寞难耐，”到此为止，黛安娜已经叹息了一百遍，“一想起你下星期就要走，我就……”

“可是，好歹我俩还在一起呀！你就不要想着下星期的事，破坏了这个星期的欢乐嘛！”安妮爽朗地说，“眼看不久就得离开这儿，我也感到非常难过——因为绿色屋顶之家和我是肝胆

①英国宗教学家，1714—1770。

②英国政治家，1769—1852。

相照的朋友呢！感叹寂寞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在这里，你有好几个青梅竹马的好友，况且还有亲爱的冤家——弗雷德呢！至于我呢？必须一个人投入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

“哪儿的话呀！你不是有吉鲁伯特吗？而且还有那个拜倒在你石榴裙下的凸眼查理咧！”黛安娜学着刚才安妮揶揄她的口吻说。

“可不是吗？凸眼查理想必会百般安慰本姑娘啰？”

安妮如此调侃自己，使得她跟黛安娜都笑出了眼泪。

黛安娜很清楚查理在安妮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她虽然前前后后试探了很多遍，仍然不明白安妮对吉鲁伯特的心。这也难怪，因为连安妮本人也搞不清楚呢！

“据我所知，男生将下榻于金斯伯德，”安妮说，“我很高兴能上雷蒙大学。我想不久以后我就会喜欢它。不过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里，我一定会感到不习惯。因为它和皇后学院不同，就连周末也不能回家。至于圣诞节嘛！仿佛还有一千年那么遥远呢！”

“什么东西都在改变——任何东西都试着改变呢！”黛安娜悲哀地说，“安妮，我认为什么事物都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我想，咱们已经来到了岔路口了！”安妮想了一阵子又说，“反正，咱们不选择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是不行的！黛安娜，变成大人这回事儿，是否跟咱们小时候想象的情形一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呢？”

“我也不知道啊——叫人感到惬意的事儿，或许真的有一些吧……”说到这里，黛安娜又浮出了微笑，抚摸了一下她手上的戒指。每逢安妮看到这种情形，她就会感觉自己落后了似的，并会产生一种缺乏经验的感觉。“不过，难免也有感到彷徨的时候。这种时候，总是很害怕变成大人，真希望能回到小时候啊。”

“但是经过几次以后，咱们就会习惯大人的生活的，”安妮快活地说，“结果呢？咱们将发现，让咱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并不多——其实如果完全没有意外事件的话，人生就了无趣味了。黛安娜，我俩已经十八周岁啦！再过两年就是二十了。在十岁时，我认为到了二十岁时，我将变成稳重的大人呢！转眼之间，你就会变成庄重的中年主妇。至于我呢？将摇身变为单身的安妮阿姨，到了休假的日子，我会来瞧瞧你们一家大小。所以……你得随时为我准备下榻的地方哦。当然啦！不必准备什么客房——因为单身的妇女不会想住什么客房。而且我会始终客客气气，不给你添麻烦。我想，只要客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就够了。”

“安妮，你怎么突然说出那种傻话呢？”黛安娜笑着说，“你一定会跟富有的美男子结婚的——到时候，就算是艾凡利最奢华的客房，也配不上你的身份呢！所以……你一定会抽动你秀气的鼻子，藐视你所有年轻时代的朋友。”

“我才不会那样呢！”安妮抚摸着她秀气的鼻子说，“既然你认为我的鼻子长得秀气，我就会更爱惜它啦？怎么能够动不

动就抽动它呢！如此一来，它不是会报废了吗？我向你保证，就算我嫁给了食人族的酋长，也不会去抽动自己秀气的鼻子！”

两个少女再度爽朗地笑起来，黛安娜回到果树园山坡的家，安妮蹒跚地来到了邮局。在那儿，有一封信正等着她。当吉鲁伯特在闪耀的湖泊的木桥上追上安妮时，安妮正兴奋地看着那封信。

“哇！”安妮嚷了一声，“想不到普莉西拉也要进雷蒙大学呢！本来，她的父亲不希望她上大学，想不到后来又同意啦！她来信表示要跟我住在一起。真是谢天谢地啦！如此一来，就是雷蒙大学的教授全部跟我对阵，我也敢对他们宣战了！”

“我想大伙儿都会喜欢金斯伯德那个地方。那是一座很宜人的古城，据说拥有享誉全世界的自然公园呢！那座公园的景色非常壮观。”

“难道比艾凡利还美吗？我认为不大可能。”安妮以一种慈母疼爱子女的眼光，以心满意足的表情环顾着四周说。

她的眼光无不在表示——就算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有着胜过故乡一万倍的异乡，她也永远会认为故乡才是最美丽的地方。

一对少年男女斜倚在桥梁上面，沉醉在梦乡似的薄暮景色中。这个地方也正是扮演艾伦公主的安妮，从逐渐下沉的平底船爬上桥墩的地方。光辉灿烂的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而且，月儿已经逐渐爬上来。在月光的轻拂下，一泓湖水仿佛变成了柔情的银色梦乡。片断式的追忆，在两个年轻人的心头，编织成了一种如醉如痴的梦境。

“安妮，你为何一句话也不说呢？”吉鲁伯特终于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那是因为——我一旦打破了沉默，这种醉人的美梦很可能会消失殆尽。正因为我有这种念头，以致都不敢移动身体啊！”安妮嗫嚅着。

冷不防地，吉鲁伯特把他的手重叠在安妮放在栏杆的手儿上面。他原来淡褐色的眼睛，如今带上了深浓的颜色。他张开了仍然带着些许孩子气的嘴巴，想说说他的心里话。

想不到安妮却急速地抽回自己的手，快速转过身去。对安妮来说，薄暮的魅力已经被破坏殆尽了。

“啊！我非赶紧回家不可！”安妮煞有介事地说，“今天下午，玛莉娜又嚷着说头痛。这会，双胞胎又不知惹了什么祸端呢！我实在不该离家这么久……”

一直到走入通往绿色屋顶之家的小径，安妮都在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可怜的吉鲁伯特连插嘴的余地都没有。当他俩分手时，安妮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自从在回声庄的庭院，吉鲁伯特突然对安妮表达他的心意以来，安妮的内心就对吉鲁伯特有一种不曾有过的“不舒服”的感觉。以前在学校里的纯粹友情关系，似乎已经开始受到某种异物的干扰了。

“到今天为止，我不曾因看到吉鲁伯特离去而感到高兴……”安妮一个人在小径上面走着，内心感到又气恼又悲哀。她想着，“如果吉鲁伯特继续做那种动作的话，我俩之间的友情可能会支离破碎呢！噢……不不！我绝对不允许它支离破

碎——我怎能使宝贵的友情支离破碎呢？唉……男孩子为何总是那么轻浮呢？”

刚才吉鲁伯特的手重叠在她的手儿上面，现在，她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手上的温度。安妮不安地认为，这是否也意味着她自己的轻浮呢？

三天前的夜晚，安妮参加白沙镇的派对时，曾经跟查理·史龙一起看别人跳舞。那时，凸眼查理做了跟吉鲁伯特类似的举动，但那次的感觉跟这次完全不同，安妮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不过，当进入绿色屋顶之家的厨房时，她立刻忘掉了男孩子们轻浮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正趴在沙发上面痛哭。

“你怎么啦，德威？”安妮抱起男孩子说，“玛莉娜和多拉在哪儿啊？”

“玛莉娜阿姨叫多拉上床睡觉，”德威抽泣着说，“安妮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吗？因为多拉从阶梯掉进地下室，擦破了鼻子上面的皮肤——”

“噢……好啦，好啦，你不要哭啦！你是一个小乖乖。当然，多拉也怪可怜的。不过你哭得再凄惨，对多拉也毫无帮助啊。明天，多拉就会好起来的。德威乖，不要再哭啦！”

“安妮姐姐，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因为多拉掉进地下室而哭！我是在伤心——我分明在附近，为什么没有机会瞧到这种难得的场面呢？而且又是趣味十足的‘头部在下，脚部在上’

的跌落方式！我是感到遗憾才哭呀！每逢有趣味十足的事情发生，我就偏偏会错过！”

“天哪！德威！你好残忍！”安妮拼命忍住想大笑的冲动，骂起了小男生，“德威，多拉已经够可怜了，亏你还能说出这种残忍的话！”

“可是多拉并没有大碍啊，只是擦破了一点皮，”德威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多拉死了的话，我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悲哀。不过姓基督的人，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上星期三，哈普·利威从干草堆摔了下来，再跌进了输送芜菁的木槽，最后被抛入马厩里面。马厩里面有几头凶巴巴的马儿。哈普就滚到马儿的脚边。可是他还不是照样活得好端端的吗？只不过折断了三根骨头嘛！林顿阿姨说过，有些人就是用斧头劈他也劈不死呢！对啦！安妮姐姐，林顿阿姨什么时候搬过来呢？”

“明天就要搬来啦！今后你可要做一个好孩子哦！”

“我当然会做一个好孩子。安妮姐姐，林顿阿姨会抱我到床上睡觉吗？”

“我想会的，你问这个干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阿姨面前祈祷啦！因为我认为在别人面前跟神说话有些不妥，除了在你面前。”

“德威，只要你不忘了祈祷，不在林顿阿姨面前祈祷也无所谓。”

“安妮姐姐，你为何要抛下我们，离家出走呢？我实在不明白。”

“姐姐又何尝喜欢离家呢？德威，姐姐实在非走不可啊！”

“有什么非走不可嘛！安妮姐姐，米鲁帝的妈妈说，姐姐上大学的目的是，无非是想抓住一个男人。”

在那一瞬间，安妮的怒火燃烧了起来，但是很快的，她就开怀笑出来——波尔多夫人卑劣而粗俗的想法，怎么能伤害到我呢？想到这里，安妮就平静下来了。

“德威，米鲁帝的妈妈说错了。姐姐上大学的目的，无非是要更进一步用功，学习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如果姐姐抓不到一个男生的话，应该如何是好？我很想知道。”德威对这个问题似乎特别感兴趣，以致追问不舍。

“德威，关于这个问题，你就去请教米鲁帝的妈妈吧！因为她懂的比姐姐还要多。”安妮以轻蔑的口吻说。

“下一次碰到米鲁帝的妈妈，我一定要问个一清二楚。”德威兴味十足地说。

“德威！你竟敢——”安妮感到自己说过了头，在尴尬之余叫嚷道。

“姐姐，是你自己叫我去问米鲁帝的妈妈的呀！”德威有些不服气地说。

“现在是你上床的时间啦！”安妮只好如此对德威下命令，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待德威睡着以后，安妮独自走到了维多利亚岛，在朦胧的月光照耀之下，坐在那儿跟夜幕为伍。她周围的小河与风儿演出了二重奏，使河水喜滋滋地笑起来。安妮很喜欢这条小河。